

◆ 安庆地理

再上黄梅山

张全海 文/图

寻找阮自华雾灵山“道场”和宝灵山“归宿”，是我近年来“行而不辍”的一项探访活动，雾灵山是阮自华长期活动的场所，宝灵山则是阮自华长眠于斯的葬地。从2015年我们第一次到怀宁县茶岭镇宝隆山踏访，算来这项活动已足足进行了十年，然而成果并不显著，除了《阮自华的“雾灵山”在哪里》和《初探黄梅山》所述之外，并无太多其他收获。

2025年1月26日，我们一行十余人从黄梅山的西侧石镜乡上山考察了位于山腰的黄梅庵、石濂阁遗址，由于时间和路线的问题，当时并没有登上黄梅山的顶峰，没有寻找“雾灵山”神秘的“吐雾”天池。清明节假期中，因参加“曼行安庆”活动，我又回了一趟怀宁老家。4月6日上午九点，一支十八人的考察队先在月山镇广村原书记裴全超处集合，然后开着四五辆越野式汽车从黄梅山东侧月山镇向荣村的盘山公路上“浩浩荡荡”地向着黄梅山的顶峰——求雨尖——出发。在山路上颠簸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便来到了黄梅山的山顶，这里有一大块平地，巨大的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平地上，求雨尖就是旁边的一个小山尖。求雨尖相当陡峭，且荆棘丛生，可供盘旋之地不大，我们一部分人奋力攀爬上去，前面几人用柴刀劈开一条通道，后来者拨草寻径艰难前行。不一会，大家陆续上了狭窄的山顶，这里是周边群山的制高点，站在其上，四面的山川人家尽收眼底，只感觉清风徐徐、花香四溢，“一览众山小”的意境油然而生。求雨尖原先的陈设早已不存，最高处有人竖起一块天然的大石头，可能就算作求雨尖的标志了吧。求雨尖的四周还有石头和砖块垒砌的坝基，坝基的正南方坡下匍匐着一块矩形石板，一看就是经过加工的，估计是当年用于摆放祭品的石案。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当年龚大法师求雨的遗迹了。在祭坛附近还有一处很小的庙基遗迹，当是供奉龚大法师的神庙，正当我们准备详加考察时，忽然听到树丛中有一位女子大声喝道：“你们不要乱搞啊，还要不要我们下面的人活啊?!”这一声大喊把我们吓了一大跳，没想到我们爬上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却引起如此强烈的激愤，看来求雨尖龚大法师的信仰至今还有很强的影响力，难怪我们刚才在石案旁边看到了摆放的酒瓶，原来还经常有人到这里来献祭神灵。

既然求雨尖再无什么遗迹可寻，我们便即转向寻找天池。按照这次活动的向导向荣村原书记龚荣春的指引，我们离开风机基站平台，向东南方向大概行进了二百米，便能看到莽莽树木藤草之下掩藏着一沟壑，龚书记说，天池就在这条沟的前面方向，但已经没有了路，只能循着沟壑摸索前行。我们分两拨人各自先探寻下去的路径，先一拨人下到中间就折回来，前面没有可行之路下到沟里，第二拨人从一个较缓的陡坡拽着树木藤条终于下到了沟里，于是我们当中腿脚灵便一些的就顺着这个路径像猿猴那样前后相连攀爬下行，前面有三四把柴刀和手锯开路，在布满荆棘藤蔓的干河沟里艰难前行了大概一百米，前方开路的几位突然欢呼起来：“找到了，找到了!”我在后面赶紧加快了脚步，可能由于太过激动，被藤蔓绊倒了几回，棘刺扎得手掌生疼。等我赶到现场时，淹没于草丛中的天池已清晰地呈现出来，不过是几块石板围成的不到一平方米的小池子，怎么也无法把它想象成漾漾一泓清水的天池来，怅然若失之感油然而生。据说天池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还有泉水，后来可能由于附近山体开矿破坏了水脉，导致天池和旁边的小溪都彻底干涸了。天池的周边竹木杂草丛生，如果不是柴刀开路，恐怕转身都难。在竹木深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似有一圈坝台，按地方志的记载，这里当年应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除了祭祀的必要场所，附近还有天池庵，当年龚大法师曾在天池庵读书，说明此处不可能像现在这么逼仄，应该是长期无人造访，竹木杂草完全占据了空间。我说这里按理应该会有碑刻之类的遗存，大家分头找一找，果然很快看到在天池的



龚大法师画像 作者供图

东北侧不远处有一块石碑赫然呈现，砍去周边竹草，拂去碑前浮土，碑上的文字清晰可见，其正中楷书“天池聖井龍王位”，右书“乾隆四拾七年季夏月吉旦”，左下书“衆姓全立”，碑文用字驳杂，显然确是周边各姓普通信众所立。既然竹木杂草阻挡了我们进一步寻找天池庵的遗址，我们便在天池碑前唏嘘凭吊了一番，然后原路返回。

这次考察的第三站是向荣村的龚家老屋，我们要查看龚氏族谱，采访当地关于龚大法师的传说。下山轻车熟路，很快就到了龚荣春的家，族谱早已准备好了，打开卷首，没翻几页龚大法师的画像就映入眼帘，几篇传记也在卷末中找到。龚大法师名至符，字揆一，号戒满，在官方文献中，龚大法师的事迹最早见于道光《怀宁县志》，其内容与龚氏族谱、龚氏口传基本一致，可见当是地方志编纂时采访龚氏所录。据谱、志和口传所述，龚揆一年少时在黄梅山天池庵读书，有一次回庵经过附近的长安岭，正好有一位少妇同行，天公突然便下起了雨，龚将自用的雨盖给了少妇，自己冒雨回到庵里。第二天晴，龚独坐屋内，忽然少妇开门进屋，极尽挑逗之能，龚不为所动，少妇说：“你是正人君子，可以代天行事。”说完飘然离去。龚赶紧关门，发现少妇留下了昨天的雨盖，打开一看里面有驱使雷电的符篆书一册，猛然醒悟少妇原来是斗姥元君。后来有一年大旱，龚按书略施法术，果然天降甘霖，从此每逢干旱便依法求雨。龚去世后当地人崇祀为雨师，就是民间所说的龚大法师。按龚氏族谱记载，龚大法师去世后葬在黄梅山求雨尖南侧山坳的储祥庵西边，然而《怀宁考古记》一书则认为其墓在天池旁边，并配有天池全景照片一幅。

龚氏族谱没有记载龚大法师的生卒年，仅记其父世选公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所以可以推知龚揆一当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其年代与阮自华（1562—1637年）约存在三十年的重叠，可惜在《雾灵山人诗集》中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石镜山、大桥头、黄梅庵、黄梅树、雾灵山、天池碑、求雨尖、阮自华、龚大法师……这一连串极富文化底蕴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名词，赋予了黄梅山以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我想，如果能有更多的力量聚焦黄梅山，更多的人士研究黄梅山，一定会激活隐藏黄梅山深处的潜能，展现黄梅山的文化魅力，从而为安庆历史文化点亮一盏沉睡已久的燃灯。

◆ 流年碎影

方言也是乡愁

吴新生

老家枞阳的方言，跟桐城、庐江、安庆话相近，但发音又不尽相同。小时候，农村学校没有推广普通话的要求，老师们都用我们熟悉的方言上课。在我求学求爱求进步的那些年，在我军旅商旅文旅的那些年，我一直固执地用方言与人交流，不愿意也讲不好普通话，好在老师、战友、朋友们基本上都能听得懂我的表达。

当年，从部队回乡探亲，家人亲戚朋友围着我在一起用家乡天南地北地闲聊。母亲当众夸赞我说：这些年你在山东当兵，口音一点没变，没有洋腔北调，你讲的还是家乡话，不像村头的那个“半调子”。我听后笑着说，我笨嘴笨舌，想说也说不来啊！其实，我心里想，偶尔撇一句还是行的，但我怕乡亲们说我“山东驴子学马叫”。

我不喜欢成为一个抛头露面的人，有时候参加社交活动或上台发言，在清一色的普通话场合，自感羞愧，觉得自己的乡音重，土得掉渣，难登大雅之堂。我也曾尝试着鹦鹉学舌，或许是语言天赋比较差，或者方言对我的影响太根深蒂固，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中常夹杂方言，自己的齿舌受累不说，听的人也不知所云，于是，遇上这样的场合，常常知趣地把话筒推给别人。

晚上在公园散步，每当听到熟悉的乡音，心中不免泛起一种惊喜。“咱们是老乡啊”，立马凑过去说几句老家方言。彼此用熟悉的方言吐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倾诉在异乡的孤独与梦想，此刻，方言就是桥梁。那日，在湖边，听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与家人通电话，熟悉的乡音让我瞬间回到了儿时的故乡。待他挂掉电话，我上前与老人攀谈。原来，他在我老家镇上粮站上班，退休后来城里帮闺女带孩子，我们站在春风里，用方言谈论着家乡的变迁，回忆家乡那些美好的时光，说着说着，都笑了。

每一种方言都有普通话所表达不了的东西，那种东西只有用方言说出来，才能把感情、微妙渲染得淋漓尽致，不同的声调，尾音的上扬和下落，都会表达不一样的情绪。在枞阳，吃饭叫“七饭”，六月天下大雨叫“打暴子”，叔叔叫“椒椒”，睡觉叫“困告”，“垮着脸”形容不高兴……方言成了我们一代代人深藏心底的乡愁。

